

左耳

饶雪漫

饶雪漫的
青春疼痛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左耳：全2册 / 饶雪漫著. — 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4.3
（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）

ISBN 978-7-5447-3026-6

I. ①左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97546号

书 名	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：左耳
作 者	饶雪漫
责任编辑	陆元昶
特约编辑	连若琳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印 刷	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40毫米 1/32
印 张	9.5
字 数	140千字
版 次	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447-3026-6
定 价	288.00元（共12册）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左耳

饶雪漫

饶雪漫的
青春疼痛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左耳：全2册 / 饶雪漫著. — 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4.3
（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）

ISBN 978-7-5447-3026-6

I. ①左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97546号

书 名 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：左耳
作 者 饶雪漫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连若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40毫米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140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3026-6
定 价 288.00元（共12册）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甜言蜜语，说给左耳听。

Sweet talk is ready for the left ear.

· ONE 木子耳 ·

我始终没有成功地变坏。

但我还是宁愿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吧啦。

这样，兴许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
我也不会因为想念吧啦，

让自己的十七岁，

痛得如此的溃不成军。

——选自木子耳的博客《左耳说爱我》

01

上帝作证，我是一个好姑娘。

我成绩优秀，助人为乐，吃苦耐劳，尊敬长辈。我心甘情愿地过着日复一日的日子，每天晚上十点准时睡觉，第二天早上六点按时起床。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看天，那个时候，天总是蒙蒙亮的，就算是夏天，太阳光也只是稍稍有些露头。然后，我会坐在窗前读英语，声音大而甜美。我的妈妈会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杯浓浓的牛奶。我把牛奶呼啦啦喝掉，继续读我的英语。

我的妈妈站在清晨的房间里充满爱怜地看着我。

遗憾的是，我是一个有小小缺陷的好姑娘，我的心脏，还有我的左耳。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心脏的手术做过了，很先进的技术，没在我身上留下任何疤痕，所以于我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我左耳的听力始终不好，如果你站在我的左边跟我说话，我就有可能一点儿也听不见。

所以，我读书的时候，总是比别人大声。

虽然是这样，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，在十七岁以

前，我是那样单纯地爱着我自己，就像这个世界上很多好心的人单纯地爱着我一样。

可是，比较老土的是，我在十七岁的某一天，忽然情窦初开了。我始终想不起那一天的天气，我只是记住了他的脸，在学校的对面，黄昏的街道旁，斜斜靠着栏杆的一个男生，背着洗得发白的大书包。他的脸，是如此的英俊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吓得我掉过头去，心莫名其妙地狂跳不停。

他叫许弋。

再看到他，是我们学校来了外国的参观团，他在集体晨会的时候代表全校学生用英语演讲，发音是那样的标准、优美。

我把头低到不能再低，耳朵却辛苦地尽量不放过他嘴里吐出的任何一个单词。

许，弋。

我一度非常痛恨这个名字，因为后面那个字在电脑上用五笔很难打出来。我练了好多天，才可以顺利地一遍一遍地重复。

白色的屏幕上，全是这个名字，我用红色，将其打得又大又鲜活。好像这样，他就站在我面前一样。

我通常在妈妈的脚步走近的最后一秒，“啪”的一声关掉窗口。

有时候我没听见，妈妈已经站在我后面了，她肯定有些奇怪，于是问：“李珥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没。”我咬着唇。

她并不管我用电脑，最主要的是我很乖，每周只在周末上两次网，每次一小时左右。我不聊天，只是在博客上写点东西，我给我的博客起了一个特别小资的名字，叫“左耳说爱我”。它的访问量极小，差不多就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和它不知所云的名字一样，我在上面敲下的也是一些不知所云的话。

在知道许弋后，我的博客才有了一点儿真正的含义。

我说的是，知道许弋。

事实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并不认识，也没有机会认识。我只知道他读高三，快要毕业了，他成绩很好；我还知道的就是，有个正读技校的女生在疯狂地追他。

我见过那个女生。她的穿着很奇怪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像一棵植物，特别是她穿着绿裙子站在我们学校门口的那一次，我看到她涂了绿色的眼影，脸上还有一些金色的粉，她拿了一朵黄色的葵花，孤孤单单地站在那里。

还有那么一次，她用油彩在自己白色的衣服上写上四个大字：我爱许弋。

很多女生走过她身边的时候，尖声叫喊。

她成为我们学校门口的一道风景。

最关键的是，最后的最后，许弋居然爱上了她。

他爱上了她。

他在有一天放学后走到她面前，对她说：“我们去看看你喂的猫吧。”

女生呼啦一下跳起来，欢呼着，手臂张开，像个滑翔机一样地跑了一圈，再到许弋的面前停下。她说：“帅哥，我终于相信爱情是可以争取的哦！呼呼呼，我幸福得要死掉了呀。”

许弋英俊的脸变得有些苍白。

关于这一幕，我是听来的。差不多全校都在传，某某是如何爱上了某某某。校园的消息总是传得飞快，你瞧，连我听力这么不好的人，都听见了。

我悄悄地，哭了一晚上。

你瞧，许弋，我还没得到，就失去了。

那个喜欢把自己的眼睛弄得绿绿的女生，我后来知道，她叫吧啦。

我的天，世界上居然有人叫这个名字，吧啦吧啦。我听见许弋在放学后黄昏的暮色里大声地叫她的名字。然后，女生会一下子跳到他的背上去。许弋有些不太好意思地摇晃着他的背，女生就跳下来，跳到他前面，笑眯眯地对他说：“好孩子，我们今天去哪里玩？”

认识吧啦后，许弋再也当不了好孩子，他好像突然就变了一个人，做出好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，逃课、打架、泡吧等等等等。许弋被处分的那天下午，下了很大的雨，我打了一把小花伞远远地站在布告栏前，我有一种冲动，我想去撕掉它。

但最终我没有，这一切很简单，我还是一个好姑娘。

不知道怎么，那一天，我打着伞站在操场上，突然没有来由地想起夏天的事。我想起我穿着妈妈去苏州出差时买给我的那件淡黄色刺绣小褂子，坐在老家堂屋中央的一张褐色木凳子上。我的面前放着一张油漆差不多掉光的旧椅子，上面搁着一只碗，碗上支着半个西瓜。我用不锈钢的小勺子一下一下挖那鲜红色的瓤子，眼睛盯住摆在高柜上的那台小电视机，那台电视机到底是15寸还是17寸我已经记不清了。我只记得我需要极力仰头才能看得清那花花绿绿的图像。对，那是一台彩色电视机。我攀着椅子上去调频道，跳过许多雪花终于停下来——那是我最喜爱的电视剧《小龙人》，它的主题曲这么唱：

我是一条小青龙，小青龙，小青龙

我有许多小秘密，小秘密，小秘密

我有许多的秘密——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

那也许是六岁的我，也许是七岁的我，究竟是几岁的我也记不清了。现在的我想起那个记忆深处的童年，才发现那时候真的是很快乐的。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许弋，也不认识吧啦。那时的我，还没有什么秘密。

那时的我，还没学会那些假模假样的小资，也不叫自己木子耳。

02

我终于认识了吧啦，在学校后面的拉面馆。

我后来想，这其实是我一直都在预谋的一件事。

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外面在下雨，店里特别吵。我下了晚自习后觉得很饿，于是去了拉面馆。她背对着我坐在靠墙的某张桌子边上，穿着粉红色对襟薄毛衣，显得很醒目。等我走近后，我发现她叼着根555。英国牌子的烟，她抽得好像特别津津有味，有点像个妹妹在吃巧克力。店里的小电视机无声地放着电视剧，在我看她的时候，她的眼睛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电视机。

我在她对面坐下来。

她瞟了我一眼。

然后她伸手在我冒着热气的碗里抓了一把香菜扔进自己碗里。她吐掉烟蒂一声不吭吃起她的面来。我第一次那么清楚地看到她，她在脑后挽了一个圆圆的髻，瓜子脸，脸上没有一颗痘痘，眼睛特别大。我觉得她很漂亮。是那种越看越漂亮

的漂亮，深藏不露，吓你一跳。她没有涂绿色的眼影。

我当时在心里想：难怪许弋……

“你也是天中的？”她看着我胸前的牌子问。

“嗯。”我说。

“你们晚自修结束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今天怎么这么早？”

“明天要放月假。今晚我们班主任特别开恩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把声调扬起来，说，“不是说不放的吗？”

“本来说不放的，有检查团要来，临时又放了。”

“哦。”她说，“你认得我？”

我违心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们学校的坏孩子都认得我。”她得意地说，然后又笑，一张脸越发精致。

那次我们吃完了饭，走出面馆的时候，雨越下越大了，雨水一直顺着水泥砌的屋檐往下滴，我们出不去，只好靠着墙。

我实在忍不住地问她：“你也喜欢吃香菜？”

“不是特别喜欢，但我就喜欢抢别人的东西。”

我有点惊讶地望着她。她伸出手来摸摸我的脸，然后笑得两眼弯成很好看的月牙，她说：“呵呵，别人的东西才是好的。小姑娘你会明白的。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把她的话接下去，只好说：“我不喜欢下

雨。”她抬起头看看天，好像是自言自语了一句：“不会来了。”

接着她站起身，飞快冲到雨里。

我喊住她：“喂！”

她回头。

我从书包里拿出一把伞：“淋了雨会感冒的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她问我。

“我家就在旁边，不要紧的。”

“谢谢你噢。”她接下伞，跑开一段路又突然停下，转过头对我说，“我叫吧啦，下星期六我还会来这儿。到时候还你伞哦。”

那次相遇我一直清楚地记得。在后来我们认识的岁月里，我常常回忆起那个最初的照面。我是穿着黑色T恤长着一张红扑扑圆脸左耳失聪的一个小孩，无意中接近一株让人迷惑的植物，好奇地接近，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事情。

知道我认识吧啦后，尤他恨我恨得咬牙。在人人自保的重点中学，认得一个问题少女，当然万众唾弃。尤他说起来和我算是亲戚，但我们其实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他的继母是我的姨妈，他比这里一般的小肚鸡肠的男孩子要懂事。他家跟我家住得特别近，初中时我们经常放学的路上一人一根冰棍从学校舔到家。

我唱歌，他吃冰棍。我的冰棍都是淌水淌掉的，他很少说话，冰棍吃得又快又干净。那时候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来着，